

【忆海拾珠】

## 曲艺荟萃新市场

□张机

新市场成为那个年代的娱乐中心:内有天庆剧场和茶社,曲艺场所有“风顺茶园”、“广瑜茶园”等多处,这里是济南曲山艺海重要的发祥地,更是戏曲爱好者和文人墨客的聚集场所。商场里顾客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,聚集了各地来商埠购物的顾客,也有专程来看曲艺演出的观众。

新市场位于济南繁华的商埠区,正门坐落在经二纬一路路南,由于1906年修建了商埠主要街道经二路(俗称二大马路),使旧城与商埠连为一体。商场南门在魏家庄路北,那时的魏家庄处于老城区和新商埠之间,处于交通枢纽地带,过往客商居多,这一区域被带动得火爆起来,上世纪三十年代变身为繁华的文化商业区,新市场(当时俗称南岗子)便成为那个年代的娱乐中心:内有天庆剧场和茶社,曲艺场所有“风顺茶园”、“广瑜茶园”等多处,这

里是济南曲山艺海重要的发祥地,更是戏曲爱好者和文人墨客的聚集场所。

新市场的正门入口路西是一座电影院,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命名为中苏友好电影院,观众争看苏联电影《普通一兵》、《夏伯阳》、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保尔·柯察金》和《静静的顿河》等,排长队购票的场面一时传为佳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更名为反修电影院,后来又改名为胜利电影院。新市场自建成起便是一座综合性商场,集商贸、餐饮、娱乐为一体。商场内按行

业门类规划,有多条南北向的营业区,如东侧是五金交电店,中间区域多为琳琅满目的百货、食品和饮食店铺,西部多为鞋帽、绸缎布匹店。商场里顾客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,聚集了各地来商埠购物的顾客,也有专程来看曲艺演出的观众。

早年间,新市场里有很多民间艺人演出的戏棚子:山东琴书、西河大鼓、河南坠子等,还有说评书、相声、山东快书和表演皮影戏(济南人俗称布影戏)的。曲艺荟萃各种曲目纷纷登场:评书演员傅泰臣、山东琴书名角邓九如、外号鲜樱桃的五音戏演员邓洪山等,都是观众熟悉和喜爱的角儿。尤其男旦演员邓洪山在此演艺多年,他的代表作《王小赶脚》久盛不衰,流传甚广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。相传当年仅25岁的天津相声演员马三立初来济南后便落脚于此。

最叫座的当数说“武老二”的高元钧。因其段子题材均取于《水浒传》里山东绿林好汉武松,道具也只是一副“鸳鸯板”(两片半月形的铜板),于是济南人就称为说武老二的,后广为流传,因表演采用山东方言才定名为“山东快书”。高元钧起初在济南国货商场内的“泰祥书场”说书,后也来于此献艺。他身材魁梧,浓眉大眼,嗓音洪亮极有人缘,他把“武松打虎”、“鲁达除霸”、“拳打镇关西”、“李逵夺鱼”等段子表演得绘声绘色,人物活灵活现,扣人心弦,听众如痴如醉,场场爆满。建国后他声名鹊起,名噪一时,1951年3月和1952年9月曾随慰问团两次赴朝鲜前线演出。他的代表作《一车高粱米》和长篇山东快书《武松传》经常在电台广播,成为家喻户晓百听不厌的经典。高元钧先生(1916-1993年)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

席,于1989年荣获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,是一位从新市场走出来的曲艺名家。

另一位说山东快书的杨立德,1923年出生于济南,其父杨凤山、叔父杨凤岐都是著名的山东快书艺人,受家传年仅6岁的杨立德便在新市场内垫场说快书小段,他口齿清脆很招人喜欢。他说的《武松传》以发音准,咬字清,获得巧俏两得、声情并茂的赞誉。这期间(1939-1943年)他结识了比他年长7岁的高元钧,从此视高为兄长,且多得高元钧帮助,二人友谊笃深,相互切磋交流技艺,晚年同台联袂表演山东快书誉为曲艺界佳话。

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,有一年杨立德先生率团来我们学校演出,他登台表演“武松打虎”,把好汉武松描绘得活灵活现,直至又一连加演了好几段快书,方才谢幕。当红的河南坠子演员郭文秋,山东快书青年演员周弘等也同台献艺。

那时我们班里有一位家境殷实的同学,痴迷听戏匣子(电子管的收音机)广播山东快书,经常向同学绘声绘色地模仿高元钧和杨立德的快书,星期天不上学时我也去他家听戏匣子里的广播,这位同学曾一度迷恋到想弃学学艺,弄得家长束手无策,在老师循循善诱地开导下,这位同学把说书当成第一业余爱好,他自备了说书的鸳鸯板,学校凡有演出他都自告奋勇登台表演,身穿借来的大褂,边打鸳鸯板,“闲言碎语不要讲,表一表好汉武二郎”,学得像模像样……

沧海桑田,岁月留声。新市场历经百余年的风风雨雨,此处正在崛起高楼大厦,新市场早已踪迹难寻,但它仍是老济南人心目中繁荣的商贸和娱乐场所。

【流光碎影】

## “齐烟九点”之鹊山

□卞允斗

济南素以泉城著称,被誉为“天下泉城”。倘若说泉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,那么山就是她的根脉。

这座古老的城市南依泰山,北临黄河,特殊的地理位置,造就了她独特的山水风光。唐朝诗人李贺《梦天》诗曰“遥望齐烟九点,一泓海水杯中泻”,“齐烟九点”即由此诗句演化而来。诗中“齐州”本指中国,清代人因济南古称齐州,便借用该诗句描绘济南的山景。

“九点”所指,古今不同。清朝郝植恭在《游匡山记》中曰:“自鹊华而外,如历山、鲍山、崛山、栗山、药山、匡山之属,蜿蜒起伏,如儿孙环列,所谓‘齐烟九点’也”。“九”并非确数,泛指山多。今一般指自千佛山“齐烟九点”坊处北望所见到的鹊山、华山、卧牛山、标山、凤凰山、北马鞍山、栗山、匡山、药山九座孤立的山头。

无论古今如何认定“齐烟九点”所属,其他山都多少有点故事,唯独“鹊华烟雨”有着独立风骚的文化气息。济南老八景中“鹊华烟雨”的名号,似乎已经成为位列千佛山“历山秋晓”之后的城中名山。

“鹊华烟雨”是济南八景之一。鹊、华两山,隔黄河相望,山势俊秀,景色迷人。鹊山与华山之间,曾经有一鹊山湖,湖光浩渺,碧波万顷,“飞鸿翔鹤,远势盘空”。水村渔舍柳绿花红,渚生蒲苇,水浮荷菱,微风轻浪,舟载歌声。阴云之际,两山连亘,若离若合,时隐时现,云雾缭绕,如二点青烟,诚为一幅绝妙的水乡图画,故昔人称此景为“鹊华烟雨”。

鹊山是黄河以北千里平原上唯一的石头山,以神医扁鹊而得名。扁鹊墓碑碑额上写有“万古不朽”,是乾隆十八年重修扁鹊墓时立的,碑上写有“春秋卢医扁鹊墓”。因为扁鹊的家乡就在古卢国,也就是现在的长清区境内,所以,扁鹊又称卢医。扁鹊,姓秦,名越人,齐国渤海卢人。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,被誉为神医。扁鹊以医术名扬天下,他首创了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疗法。扁鹊一生四海行医,足迹遍布大半中国。因此,在很多地方都有扁鹊墓,埋在这里的才是真正的扁鹊。

鹊山海拔高不过200米,无主峰,远望如翠屏。山上怪石嶙峋,有的突兀矗立,有的壁立千仞,有的悬空欲飞。山下原有钟、鼓二石,以石击之,如钟鼓之声远扬数里。山坳中,古有砖砌矮墙,墙上挂有蒿帘,内有炉灶,相传为卢医扁鹊炼丹药处,时有缕缕青烟,袅袅上升,隐现于绿荫之中,景色奇特,人称“翠屏丹灶”。明朝人刘敕咏《鹊山》诗赞曰:“西北开青嶂,无峰山自奇。丹炉还历历,明月故迟迟。桃李春开日,楼船水涨时。许多寻胜者,到此好街迎。”明朝人王象春也有诗曰:“万岫千岩济水蟠,如屏孤迥出河干。秋高鸟鹊翔何事,霄汉空疑斗女寒。”

鹊山古迹很多。山西边旧有“鹊山寺”,为宋时创建。另外,还有万善寺、扁鹊祠、鹊山亭、黄桑院、二郎炕等。历经沧桑,现在寺院已毁,唯有扁鹊墓丘上植有关蓉树,枝叶茂盛,繁花胭红,将坟遮盖,颇有气势。据当地人讲,丘下有穴,掘土听之,嗡嗡作响。

鹊华二山位于济南市的正北面,犹如两座雄狮把着济南的北门户。济南“齐烟九点”中,截至目前,唯有这两座山还没有被建筑物包围,还是两座原生态的山。人们爱山,打心眼里喜欢和山相亲相爱;人们靠山,都愿意在山的怀抱里居住。但是,切不要忘记,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,山应该是生态环境的净土,更是涵养水源、制造营养气体的绿肺之源泉。



上世纪60年代天庆戏院。

【口述城事】

## 过冬套炉子安烟筒

□王平

寒风凛冽,报纸上关于集中供热的话题一波接一波,由此想起了三四十年前,那时每年十月下旬天气逐渐变冷,居民就开始忙活,各家除了买大葱、大白菜外,还有一项大活儿,就是在家中套炉子安烟筒。

一般的家庭都有一个花盆炉子或京式六角炉,那是用生铁铸成的,还有的人家干脆用砖头自己砌个炉子。接下来就是“套炉子”,上一年的旧炉子,炉膛经过一冬会掉下一层炉壁上,来年再用便炉火不旺,这时就要将炉膛用泥土通抹一层换新膛,“套炉子”可使炉子不仅好烧也省煤。

先到大街上找来一满簸箕黄土,再去土产店买一毛钱的“麻刀”,用手拆散后掺在黄土里(作用是防止套好的炉膛开裂),也有的掺上一些理发剩下的碎头发,效果也不错。再用盐水和泥,和成不软不硬的一大块,用通火用的火筷子使劲拍打,再在地面上反复摔打多次。

“套炉子”也是有一定的技术的。先把拌好的泥分成一块一块的,蘸上水,用力贴在炉膛上,再一层一层地把泥糊上,最后要把炉膛套成肚大口小的坛状,这样形状的炉膛使用时装煤多烧得旺。炉膛套好后,不能等晾干,必须马上用柴火点燃烘干,这样烘干的炉膛经烧也不会产生裂缝和下坠。

接下来要把家中的东西归置一番,腾出放炉子的地方,然后看需不需要买新烟筒。土产店卖的烟筒一般都是统一的长短和粗细,只是质量分出优劣,有用薄铁皮打的,有用花纹铁皮打的,价钱在两元上下一节,还的一种黑铁皮打的,价格最便宜,不到一元钱一节。有的人在工厂会钳工,自己能打烟筒,便将盛油漆的铁筒剪开,一个油漆筒能打一节烟筒,这样能省下十多元钱。备好烟筒和几毛钱一个的拐弯头(俗称歪脖),在屋里的墙上钉上对称的钉子,用细铁丝把高悬的烟筒固定住,把烟筒口引向窗外,这样

炉子就算安好了。

其实,如何将炉子上的几节烟筒安好,也是有些讲究的。首先烟筒的横向不能太多,最多用三节,再多了就拔力减弱炉火不旺;其次引出窗外的烟筒口的高度要高于室内烟筒拐弯处,这样的好处是增大烟火的拔力和防止煤烟倒灌回屋;最后还要在窗外的烟筒口安一个“三通”以防倒北风和南风时屋里灌进煤气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,还没有蜂窝煤,生炉子还都要买煤球。那时是计划供煤,每户根据人口每月给200至300斤煤。买煤球往往人多煤少,供应紧张时要通宵排队,碰到质量不好的煤球有一半是煤灰,买到也只能自认倒霉。有的时候也有煤块(俗称大炭)供应,煤块火力猛,热量高,但烟灰也多,往往屋里点上几次第二天便一层灰。记得当年最受欢迎的就是山西阳泉和山西大同煤块,火力猛没有烟。

光烧煤球或煤块肯定不

够,撑不下这一冬天。于是家家都用煤球末和煤块末掺在一起“和渣子”即煤饼,煤末子松散不成型,便在里面掺些黄土增加黏性。那时经常见到,星期天太阳好,家里的半大男孩便倒腾煤末子“和渣子”了,院子里地方不够,便到大街上或人行道找个向阳的地方,先撒上一层干煤末,再将和好的煤灰均匀地摊在干煤末上,再用铁锨压平压实,最后切成几纵几横的十多个大块,等到两三天风干后,便可铲起待用了。

等到翌年立春,清明前后,天暖要拆炉子了,还要把烟筒落下来,一节一节把烟筒里的煤灰打扫干净,两头塞满旧报纸封紧,再用报纸裹好,悬挂在屋内高处,不让烟筒受潮损毁,好明年再用。

如今我们享受着集中供热,严寒的冬季满屋通暖,与昔日套炉子安烟筒的寒冬度日有着霄壤之别。经历过多年的寒冬艰辛劳作,才体味出今天的美好日子多么幸福。